

# 新白玉堂传奇

之【壹】

血隐江湖



## 引子

涿州城里继续酝酿着一个很大的阴谋。这是一个可怕的未遂阴谋的继续。三年前,几个辽国的刺客夜闯三关元帅杨宗保的府第,刺伤了杨元帅。一时,涿州城成了一座惊恐之城,宋国军心大动。杨宗保的夫人穆桂英不得不从东京赶到涿州,帮助丈夫缉拿凶手。当年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虽然已经白头飘雪,但思维仍似当年那样敏锐,行动仍似当年那般迅捷。她调集了大批武林高手,加强了涿州城的防范。这件事引起了宋朝廷的高度警觉。涿州城是大宋国对辽国作战的极其重要的前沿,如果杨元帅出了什么意外,那么,三关的军事防务将大打折扣。杨元帅的位置毕竟是不可替代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似乎是专为杨元帅准备的。

但是大辽国并没有就此罢手。可怕的阴谋仍在继续进行。也就是说,辽国刺杀杨元帅的行动仍然在继续。“不达目的,决不罢手。”这句话似乎专为辽国的这次代号为“屠羊”的行动准备的。

一个月前,辽国用重金聘请了江湖上的有名杀手韦率先,再次潜进杨宗保的府第。但是,这一次刺客并不走运,他中了穆桂英将军早已经设好的埋伏。韦率先被俘。穆桂英当下将这个凶恶的杀手打入了死牢。而谁也没有想到,涿州大狱里的大牢头张恨竟是辽国一个多年的卧底,他竟然在当天夜里就偷偷放走了韦率先。

内奸。世界上还有比内奸更可恨更可怕的吗?千余年后,一个伟大的人物曾百倍关注过这种情况,这句名言即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穆桂英大怒,派出武林高手追缉这个潜逃的杀手和内奸张恨,并在各州府县贴出告示,悬赏万两黄金,要刺客韦率先和内奸张恨的项上首级归案。

一时间,江湖上刀光剑影,杀气冲天了。而在这时,江湖上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冲淡了这场追捕行动的影响。使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关心这个杀手和内奸逃匿的事情了。

天下棋仙乐笑山和天下棋圣智思水要在中秋这一天一决高下。

地点确定在了距离涿州城百余里水路的陷空岛。传说,这赛场,是朝廷为棋仙棋圣所专设。可以想象,届时会排场至极。

江湖上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何如此?

如果说一百年出一个天才,那么这话一定有错误,因为一百年至少出了两个天才。乐笑山和智思水。这是两个少年得志的天才,棋行天下从没有遇到过对手。人们还记得,清瘦身材的乐笑山总是身着一件白长衫,手持一把白扇,脸上总是带着谦和的微笑。而胖胖的智思水则一年四季总是身着一件黑长衫,手持一把黑扇,脸上总是没有一点表情。如果把他们抛在街上,则没有人能看出他们与平常人有什么不同,而在棋界,他们却是让人胆寒的两个夺命无常。传说多年以前,喜好博弈的太宗皇帝,宣此二人进京上殿,与朝中高手下棋。他们二人进京之后,如入无人之境,杀得朝中高手纷纷落马。太宗皇帝龙心大悦,封乐笑山为棋仙,智思水为棋圣。太宗之后,又一年,仁宗皇帝下诏全国近千名棋手进京与二人进行车轮大战,但他二人在养心殿内,视千名棋士如草芥一般。举国上下,千名棋手,一一落马。再无对手之后,据传,仁宗皇帝让他们二人一决高下,二人却下和了。二人至此离京,竟然再无消息,似乎从人间蒸发了,江湖上再没有他们的一点行踪。这一次,他们二人突然重现江湖,且要在世人面前一决高下,这件事情自然会引得天下人格外关注。

关注之一,天下的棋士纷纷打点行装,准备奔赴陷空岛,他们要亲眼目睹这一场绝世之战。棋界中从来不乏好勇斗狠者,他们中也有人放出话来,准备与棋仙棋圣一试身手。是啊,如果能与棋仙或者棋圣交手,那将是一件天大的快事啊。

关注之二,天下人纷纷以此二人的胜负掷注豪赌。自从消息传出那一刻,天下的赌金已经超过了几千万两。还有人说,京城首富沈士明已经押上了全部店铺和家私,他赌乐笑山赢。而江南巨富成可行,也押上了全部家产,赌智思水赢。

可以说,两位棋界领袖不曾出场,天下已经大乱了。

而赌场定下赛场陷空岛,却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陷空岛是保州府辖属,接邻涿州府地界。出岛步行二十余里,便是官家大道,日日车马声喧,过客匆匆,这陷空岛却从来鲜为人知,也从没有人对这个地方有过过多的热情。至多有人知道这是一个盛产鱼虾的地



方,有一大片浩浩的淀子,名叫水镜湖,鱼贩子春秋两季常来光顾而已。但是,由于天下棋仙棋圣博弈的消息,陷空岛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变成了热门而诱人的游玩之地。一些精明的商家,也乘机打起了生意的念头,他们自然准备在这个刚刚兴起的旅游之地,发一笔意外之财。

先有人杰,再有地灵,后有商机。此言看来不虚。

## 1

刚刚立秋,阳光就松软了下来了。陷空岛水镜湖的水面上,颜色已经温和,湖光已经不再耀眼。奇怪的是,湖面上并没有渔船穿梭,此时正是打鱼的季节。鱼虾正是上市的时候,如何会是这样景象?

陷空岛是一个被一片汪洋淀水围住的陆地。陆地西端通保州府,北端通涿州府。岛上有五个村庄。徐家庄在岛的最南边。徐家庄开着一个酒店,是专门招待上岛的客人的。往年的今日,酒店里已经是热闹得很了,因为各地往来的鱼贩,已经在庄上住满了。而今天,酒店里只有一桌客人。

这一桌客人是五个客商扮相的人,都是青色长衫,普普通通。但细看上去,这五件长衫全都是上好的面料。这五个人的言行举止也不像是一般客商,他们走进酒店,却似乎并不是来吃饭的,只是要了几碟清淡的小菜,没有要酒,只要了一壶茶水。为首的一个相貌似是一个秀才,四十多岁的年纪,十分儒雅。小二刚刚问过,此人姓宋名全,是东京的绸缎商人,是来岛上游玩的。余下四个人都是他的随从,一个姓叶,一个姓汪,一个姓李,一个姓张。他们几个细细地说着笑话,慢慢地饮茶,好一刻,才起身。姓汪的扔给小二几文碎银子,便走出店去。店小二懒洋洋地送他们出门,看到这一行五个人向岛里去了。店小二还是看出了些门道,这五个人并不是一般的游人,更不是一般的商客,他们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但是,无论怎样的气质,这种客人在任何酒店都是不受欢迎的,酒店里要卖酒挣钱的,如果都似这样的客人,这酒店岂不是要赔死了。如在往年,成群结伙的鱼贩子们早就纷纷上岛了,他们会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那真是酒店的黄金季节啊。大把的银子,潮水一般的挣啊。

而今天根本没有一个鱼贩的身影。这的确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天下棋仙棋圣要到陷空岛来博弈,这是一场惊世的对决。陷空岛上应该人满为患才是。其实并不奇怪,陷空岛上所有的民房已经被入重金预订了,只等到棋仙棋圣到来之时,看客们才会蜂拥而至的。而且一些财大气粗的看客们,连陷空岛上的渔船都已经提前全部包下,水镜湖的鱼虾也全部收下。鱼贩们已经无鱼可收购了。于是,现在陷空岛上冷冷清清,也就不奇怪了。

不管生意淡旺,酒店总是要开业。写到这里,谈歌感慨,世人只见到酒家赚钱的热闹,却不知酒家赚钱的辛苦。生意多时,酒家几乎急死,厨子恨不得长出八只手来。没有生意时,酒家也会急死,恨不得跑到街上硬捉进几个人进来,撬开嘴巴塞下去满桌的酒菜。真可谓隔行如隔山,外行看商家赚钱眼热,内行看商家赚钱辛苦。

只等到中午时分,才有一个雄壮的长须汉子走进了徐家酒店。等客上门几乎要睡着一般的店小二立刻精神起来,欢欢地迎了上来。店小二长了一对细细的眉毛,很是惹人喜欢并耐看。长须汉子拣个座位坐了,要了一碗酒,几碟小菜,细细地喝起来。他一边喝,一边四下看着,他的心思似乎不在酒上。

又是一阵脚步响,一个紫面汉子走进了酒店,此人一身青衫短靠打扮,背上一把长刀斜背着。看他似是一个急性人,还不曾坐下,便喊小二上酒。看样子,这汉子真是渴急了。小二忙不迭地把一坛酒端了上来,紫面汉子牛饮了两碗,才长长吁出一口气来。

长须汉子打量了紫面汉子一眼,笑道:“这位大哥,一人饮得闷气,何不凑趣一同饮下两碗?”

紫面汉子起身朝长须汉子拱手道:“在下韩彰,乃口外宝昌人。请问好汉尊姓大名?”

长须汉子拱手道:“在下卢方,河北沧州人。”

紫面汉子目光一亮,怔了一下:“莫非是沧州神捕卢方?江湖人称‘钻天鼠’?”

长须汉子笑道:“久在江湖,浪得一点薄名,好汉便是塞外金刀韩彰了?江湖人称‘彻地鼠’?”

紫面汉子怔了一下:“敢问卢兄如何看出?”

卢方微微笑了:“看韩兄的长相威武,且有背上这把刀,不是韩



兄,又能是哪一个呢?”

韩彰大笑:“正是在下。我二人不妨喝上几碗。”

卢方笑道:“一人正喝得闷气,如此最好。”便起身与韩彰坐在一桌,又转身喊小二:“小二,上一坛上好的酒来。”

写到这里,即使谈歌不说,列位看官也要问了:这卢方、韩彰是《三侠五义》里的卢方、韩彰吗?列位看官莫急,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谈歌下面写的的确是卢方、韩彰,但却已经不再是《三侠五义》里的故事了。列位看官还是读下去,好看的故事还在后边。

小二便把一坛陈年老酒搬上来了,启开酒封,酒香四溢出来,卢方、韩彰不禁喝了一声好。小二端上几碟小菜,二人便畅饮起来。

饮过几碗酒,卢方问道:“韩兄,冒昧问一句,我听说你原来在黑衣帮内行走,如何现在外边惹眼周游?”黑衣帮是江湖上一个让人胆寒的帮派。横行江湖几十年,专以杀人为职业的组织。帮内聚集了无数武林高手。卢方作为捕快,耳目聪明,自然知道韩彰也在其中行走多年。

韩彰长叹一声:“卢兄说的是旧话了。你有所不知,黑衣帮上月初七已经被杨元帅招安了。帮主梁天晃也已经做了杨元帅帐下的都头。”

卢方“哦”了一声:“这是几时发生的事情?”他心里已经吃了一惊,聚有几千之众的黑衣帮竟然一夜之间被朝廷招安了。

韩彰苦笑:“此一时彼一时,也就是前几日。江湖上还不曾传开。”他话头一转,笑问道:“我听说卢兄过去也曾在黑衣帮里行走过些日子。”

卢方点头笑道:“韩兄果然耳目灵通,这却也是早些年间的事情了。那是为了一件案子,混入了黑衣帮十几天。”

一旁小二听得胆虚,他想不到今日来店吃酒的竟是两个黑衣帮的人。这可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杀人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大都隐姓埋名。这二人如何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四处行走呢?他暗暗地打量了这二人一眼。

卢方、韩彰二人正在说话,门外有脚步响,一个青衫男子走进酒店,身后款款相随着一个绿衣青年女子。再身后,跟着一个身着粉衣的侍女。看这三人的身份,像二主一仆。青衫男子英俊洒脱,两个女

子也都楚楚动人。小二欢喜得不禁笑道：“今日直是财神显灵了。”他欢欢地迎这一男二女进店，拣一张桌子，忙不迭地擦过，请三人坐下。

青衫男子打量了一下正在谈笑风生的韩彰和卢方，便向小二点了几道菜。小二飞快地跑进了厨房。不一刻，一桌子酒菜端了上来。青衫男子只是点了一小坛女儿红，倒了两杯，绿衣女子和粉衣侍女也端起酒杯，二人刚刚要饮，门前脚步响，一个灰衣老者走进门来。灰衣老者长须飘飘，头戴一顶青丝冠，脚下一双青色麻鞋，进门就高声喊着小二上酒。小二忙引老者坐下。韩彰看了老者一眼，目光里有了些诧异的神色。他下意识地站起身，刚刚要说话，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青衫男子和绿衣女子相视一笑，饮了一杯酒，便取出一锭银子放在酒桌上，三人起身去了。

小二怔得出神，他实在不明白这一男二女是什么样的客人，要了满桌子的菜，却不着一箸，便走了，而且出手这样大方，只是不足一两银子的酒菜，却给了一锭银子。

一旁老者却笑了，他对小二道：“既然他三人已经要了满桌菜，却离席而去了，不如成全了老朽吧。”

小二笑道：“算你小老儿有福，成就了你便是。”

老者大笑，移坐到了刚刚青衫男子的座位上，便开怀畅饮。

韩彰看着老者，似乎想走过去搭话，却又迟疑地站着没有动。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怔怔地坐下了。

卢方看到刚刚这一幕，不禁也笑了：“这老者倒是真有些口福。”

老者对卢方笑道：“这位客官错疑老夫了，并非是老夫囊中缺少这几个酒钱，实在是看刚刚这一男二女有些太奢侈了，如何要下一桌子的酒菜不动一箸呢？便是忘记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古训了。”说罢，又斟了一杯女儿红饮了。

小二一旁笑道：“你这老汉，吃便宜便是吃了，如何还要拿话嗔说刚刚走掉的三位主顾，你这分明是饶舌了。似你……”小二说到这里，突然不再说，他的目光中露出惊恐不安的神色来了。卢方和韩彰也不禁大惊失色了。韩彰已经抢先奔了过去。

只见那老汉突然歪倒下去了，直直地躺在了地上。卢方惊叫道：“小二，你这酒里，莫不是下了蒙汗药了？”

小二惊道：“客官莫乱讲，我们的店里怎么会使蒙汗药呢！”



卢方起身过去一摸老者的脉搏，却没有一点动静。这老者竟是死了。

卢方摇摇头：“死了。”

韩彰怔住，他皱眉思考着什么。

小二慌得口吃起来：“什么……死……了？”

## 2

就在陷空岛上的徐家酒店突然死人之时，一队骑马的官兵正由北进入了与陷空岛接壤的保州府，他们急急地行进。这一队官兵大约有一百人。这是一支整齐的队伍。而没有人知道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队伍。这支队伍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这是由一百名武林高手组织成的队伍。这些武林高手都是刚刚被招安的黑衣帮的成员。谁也不会想到，让江湖上闻风丧胆的黑衣帮，转眼成了三关元帅麾下的部队。天下的事情，真是白云苍狗，充满了变数啊。

黑衣帮与朝廷为敌二十余年，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情。而在一个月前，黑衣帮的首领梁天晃率领手下三千余人被三关元帅杨宗保招安，实在使江湖中人大惑不解。人们猜不透杨元帅用了什么攻心术，使得杀人无数、让朝廷头疼了几十年的黑衣帮无条件地归降了。

队伍的前边，是一个大胡子将军。这个大胡子将军绝非一般的将军，他便是涿州城的三关副元帅陈臻。他是自幼参军，跟随杨延昭、杨宗保父子沙场征战几十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使辽人闻风丧胆的宋国名将。

他是一个由士兵到将军到元帅的典型范例。

涿州城里的三军副帅陈臻是不会轻易出城的。陈臻将军今天竟带着官兵来了，而且来到了保州府。他们来保州府做什么？当然不会是来游山玩水的。他们来陷空岛是为了追缉刺杀杨元帅的杀手韦率先。

昨天夜里，杨宗保元帅在涿州城里的威武堂上发布命令，一定要尽快将韦率先和张恨缉拿归案。杨宗保元帅命令副帅陈臻将军负责此事，穆桂英将军还特意将刚刚归顺的黑衣帮的一百余人交于陈臻麾下使用。这黑衣帮的人，全都是些横行江湖多年，杀人如麻，武功

上乘的死士。陈臻副元帅当然知道此行的分量。

现在据眼线密报，韦率先已经逃进了陷空岛。而陷空岛已经因为棋仙棋圣的绝世之战搞得热闹非凡了。现在大批看热闹的江湖棋士即要陆续进入陷空岛了。如果到了那时，人事纷纷，这一干杀手便是更不好缉拿了。但是，陈臻副元帅料定，韦率先一定会由水镜湖坐船逃往保州府。陈臻副元帅当然会在保州府守株待兔的。

但是，陈臻副元帅的行动有些奇怪，缉拿这些亡命的杀手，所有的军事行动应该秘密才对啊，总不能这样大摇大摆地走在光天化日之下吧。杀手们决不会等在这里束手就擒吧。当然，陈副帅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军队行到保州府的湖界，迎面小路上匆匆走来两个黑衣人，他们疾步跑到陈臻坐骑前跪倒。

陈臻淡淡的目光看看他们：“有什么情况？”

一个黑衣人道：“陷空岛来信，说柳家庄似乎准备与徐家庄开战。”

“知道了。”陈臻微微笑了，他问道，“柳药明准备得怎么样了？比如理由够不够？”

“柳药明已经扬言出去，是为了与徐家庄争夺渔界。”

“柳药明不是与徐家庄一向交好吗？如何反目了呢？这如何解释？”

“柳药明只是与徐家庄的大庄主徐欢交好，可是现在大庄主徐欢已经死去，二庄主徐庆当家。柳药明与徐庆言语不和，便反目了。”

“这个柳药明，想得还算周到。悟修大师那里有什么动静？”

一个黑衣人道：“悟修大师一直云游未归。”

陈臻挥挥手：“你们先去通报岛上的弟兄们，要他们按计划行事。我几日后就到柳家庄去，要他们准备好庆功酒便是了。”

两个黑衣人转身去了。

陈臻的心情十分愉快，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是啊，谁也想不到柳家庄会与徐家庄反目，谁也不会想到徐家庄的大庄主徐欢会突然死去。二庄主徐庆是一个不听话的莽汉，当然会为渔界的事与柳药明争执不休的。悟修大师即使回来，也难以说和这两个人。

陈臻挥挥手，让军队加快了速度。陈臻心情畅快地看着保州府，



这里的秋景果然不错,可惜,陈副帅现在是没有心情欣赏这景色的,他当下有许多事情要做。

3

准确地说,就在陈臻的军队刚刚踏上保州府的地界时,陷空岛沿水镜湖的小路上,向岛的深处走着五个人。正是宋全几个人。他们的目光四下望着,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宋全摇头思索道:“你们几个都动动脑子,这岛上如何这般安静啊?莫非真的是赛期未到,客人都没有上岛吗?”

姓叶的随从笑道:“老爷,自然是了,或许我们是来早了。”

姓汪的随从摇头:“老叶,你别这样讲,我看这里边有些不对劲啊。官府拨下的银子,已经在吴家庄修建了观赛场,自然一些棋士们应该上岛了啊,如何还不见动静啊?”

姓李的随从摆手:“这不关咱们的事。咱们还是等人要紧。那人也是,把咱们老爷邀上岛来,他怎么躲着不见呢?或许他生病了,那也不应该爽约啊,至少要派人与我们联系一下啊。我看这岛上不大安宁啊。”

姓张的随从笑道:“老李,你想什么呢?这黑衣帮都归顺了三关,岛上有什么不安宁的呢?”说到这里,张随从又皱眉道:“说来也怪,这黑衣帮横行江湖,怎么就轻易归顺了呢?”

宋全点点头:“对了,这句话还是动了动脑子。你们想一想,这黑衣帮如何就肯轻易地归顺招安了呢?总之,这岛上过于安静,便是不正常了。”说到这里,宋全抬头望望天,他长长叹一口气:“我真是担心他出些什么事情啊。若是没有事情,我就真是想不通了,他如何就不见我呢?难道真的连一句话也不愿意跟我讲吗?”说到这里,他的眼睛不禁湿了。

姓汪的随从忙说:“老爷不要心焦,大概他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住了。”

宋全摆摆手,汪随从不敢再说。

宋全快快地向前走去了。四个人不再说话,随着宋全向前走了。

写到这里,谈歌姑且先卖个关子,这五个人的确是陷空岛来的神

秘客人,看官务必不要轻视他们。他们会引出来许多精彩的故事。

4

徐家酒店里仍然吵得一塌糊涂。

店小二是绝不会放韩彰和卢方走的。韩彰皱眉道:“直是晦气,如何竟是死人了。小二,你这店中的酒是否有毒啊?”

小二慌道:“你们休要污人,我们这徐家店开了多少年,还从未出过这种事情。你二人也不要走,我这就去报官,你二人直是个嫌疑。”

卢方闻言,不快道:“小二哥,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二人又有什么嫌疑?”

韩彰冷笑:“分明是你店中的酒有了毒物,才使这老者送命,与我二人有何嫌疑可讲。卢兄,我们走。”

小二慌忙拦住:“你们二人走不得……”

韩彰大怒:“莫非你要污我们不成?”

小二冷下脸来:“你这二人不识趣,你们知道这是谁家的酒店?”

卢方大怒:“我不管是谁家的酒店,莫非你还要陷我们于谋命不成?”

小二大吼一声:“你们走不了,来人啊。”话音刚刚落下,厨房内蹿出几个伙计,他们手里已经拿了屠刀,拦住了韩彰与卢方。小二再吼一声:“你们几个捉住他们,我这就去报官。”说罢,小二蹿出店去了。

韩彰与卢方相视苦笑。卢方道:“韩兄,你我今日便是要打上一架了。”

韩彰也笑:“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二人便与几个伙计打斗在一起,顷刻,几个伙计便被打倒在地了。

卢方、韩彰刚刚要夺门而走,一个黑面汉子一脚踏进店来,怒喝道:“何处狂徒,在此撒野?”

韩彰、卢方相对一笑。卢方道:“你便是这黑店的主家了?”

黑面汉子大怒,挥拳便向卢方打来。卢方挥拳迎住,转身对韩彰说:“韩兄,你莫要帮手,我二人若同时出手,便是胜之不武。”

韩彰笑道:“卢兄,我权作壁上观便是。”便坐下观看。



卢方便与黑面汉打斗起来，二人你来我往，十几个回合过去，却被韩彰大声喊住。二人跳开去，卢方、韩彰怔怔地看着黑面汉子，韩彰拱手道：“这位好汉，可是‘彻地鼠’徐庆？”

黑面汉子怔了一下，疑道：“正是。你们是……”

韩彰道：“我是塞外韩彰，这位大哥是沧州卢方。”

徐庆听罢，忙向二人拱手道：“久闻二位大名，失敬失敬，刚刚徐某莽撞了。”

卢方笑道：“我们也是性急了些，这里边有些误会。”他便把刚刚的事情说了一遍。他刚刚说完，忽听门外一阵脚步乱响，拥进来十几个差人，为首的捕头正是县上的刘捕头，他看徐庆、韩彰、卢方三个人，便说：“听小二报官，徐庄主的酒店里出了人命案，这二人是疑犯，要带回县里细细审讯。”说罢，一摆手，几个捕快便上前锁韩彰和卢方。

徐庆忙上前拦住，他赔笑道：“刘捕头，这其中有了些误会……”

店小二一旁忙说：“庄主，这二人……”

徐庆劈面打了小二一个耳光，骂道：“你休要多嘴，都是你不晓事，才惹出这一场是非。”小二忙退到一边，再也不敢讲话。

徐庆忙对刘捕头拱手笑道：“刘捕头，这其中有些误会，这二人是我朋友，此事……”

刘捕头冷笑：“徐庄主，此事便是不好就此了却，出了人命，这便是天大的事情了。你这两个朋友，还须跟我们走一趟。”

徐庆眼睛一瞪：“刘捕头，你说我这两位朋友与此事有关，有何证据？”

卢方忙对徐庆道：“徐庄主，你不需担心，刚刚的事情确有些奇怪，我与韩兄便与他们走上一趟就是。弄上一个清楚，我们便是回来了。”

忽听有人笑道：“这位兄长说得轻松，殊不知，一入公门，九牛不回。你们进去得容易，出来却是艰难了。”

众人去看，见门外走进来了刚刚离去的那个青衫男子。青衫男子看到徐庆，打量了一下，便拱手笑道：“日出扶桑一丈高，世间万事细如毛。徐庄主，久违了。”

徐庆看到这青衫男子，怔了一下，不禁笑了，也拱手道：“这位原

谅徐某眼拙，徐某并不曾与你相识啊。”

青衫男子怔了一下，爽朗笑道：“那徐庄主直是贵人多忘事了。”

刘捕头问青衫男子：“你是何人？”

青衫男子笑道：“一个游客。”

韩彰看着青衫男子，不禁皱眉道：“你这人，刚刚便是你留下的一桌酒菜，老汉吃过，便死去了。你既然寻上门来，直是脱不得干系了。”说罢，便横在了店门口，似乎唯恐青衫男子跑掉。

青衫男子笑道：“你这汉子讲话好无道理。我若想脱干系，岂不是一去不回了，如何还会折回身来自投罗网？我知道这里必有一场乱子，便折回来替你们解释。你如何还要污我？”

韩彰一时说不得话了，青衫男子说得极是，他若一走了之，又能上何处去寻他。

刘捕头打量了青衫男子一眼，冷声说道：“那好，既然你回来了，你便去县上一趟。”

青衫男子问道：“我如何要跟你去？”

刘捕头怒道：“你留下的酒菜，致这老汉死于非命，你若不去，还要哪个去？”说罢，便让人上前锁这青衫男子。

青衫男子摆摆手：“且慢，你们说这老汉死了，如何见得？”

刘捕头冷笑道：“死人明明摆在那里，还要我们如何见得？”

青衫男子笑道：“诸位似乎不知，这老汉并非死去，他只是练功走火入魔，才闭住了气息，此功为‘千年大梦’，此功只要静息三十日，自然会醒。”

刘捕头冷笑：“你这鬼话，如何能让人相信？”

卢方、韩彰、徐庆也不相信地看着青衫男子。

青衫男子笑道：“既然众人不信，那便是用药了，若用药，这老汉当即便醒。只是他醒过之后，便要骂我。”

众人疑惑地看着青衫男子。

刘捕头急道：“休要再啰嗦，快用药，救过人来，哪个会骂你？”

青衫男子从怀中取出一瓶药，倒出几粒，捏开老者的嘴巴，把药送下，也就是过了半个时辰，老汉打了一声呼噜，便从地上坐起来了。

众人惊得目瞪口呆。

只见老者四下环顾，突然破口大骂：“是哪一个不识相的把我弄



醒？”

店小二苦笑道：“你这老汉，真是唬死人了。若不是刚刚这位先生……”

众人去看青衫男子，青衫男子不知道何时已经悄然去了。老者也拍打拍打身上沾的土，走出门去了。卢方、韩彰、徐庆呆呆地看着老者走了。刘捕头也觉得无趣，向徐庆拱拱手：“徐庄主，回见了。”便讪讪地带着几个差人出门走了。

徐庆松下一口气，转身对韩彰、卢方道：“二位英雄，徐某与你们一见如故。若是不嫌弃，可随徐某到庄里小住几日如何？”

卢方笑道：“直是给徐庄主添乱了。”

韩彰打量了一下徐庆，疑道：“刚刚不及细问，徐庆兄衣衫似乎有些……”

徐庆暗下脸来，长叹一声：“不瞒二位，上个月，我哥哥徐欢一场暴疾，过世了。”

卢方、韩彰看着徐庆，同时拱手：“节哀顺变。”

徐庆也拱手道：“二位，暂不说这事。先随我进庄吧。”

## 5

保州府进入陷空岛的路口处，有一道缓缓山坡，名叫亮甲山。传说是当年秦朝的大将蒙恬将军在此卸甲休息，由此得名。坡上建有一座庙宇，名叫水光寺。陷空岛上有好几处寺庙，却只有水光寺有名。

水光寺周围树木葱郁，还有不少千年以上的古柏。据说这是一个千余年的古寺了，曾经出过几位惊世的高僧。由此，水光寺的香火一直旺盛。现在的住持名叫悟修，这也是一个声名响亮的高僧，他住持水光寺也有二十余年了，陷空岛上的居民都认识他，只是近几个月来，进香的香客没有见过悟修大师，听说悟修大师已经外出云游了。

从水光寺沿石阶而下，三百余步的山坡下，坐落着一家柳林客栈，这是一个官办的客栈。陷空岛方圆百里，渔业发达，官家怕这里的渔业逃税，每年都有特派的官员来此收税。于是，便在这里办了客栈。一些来岛上公差差的衙门里的人，也便住在这里。

一队骑马的黑衣人走到了柳林客栈，他们在客栈外面停住。为首的一个大高个子跳下马，把缰绳扔给随从，仰头看了看山上的水光寺，便走进了客栈。

院子里，两个黑衣人正端正地站着。他们的目光十分警觉，看到大个子进来，便迎上来，大个子看了一眼正房，低声问两个黑衣人：“来了吧？”

两个黑衣人点点头。

大个子放轻了脚步，走上台阶，他轻轻地敲了一下房门。里边有人低低地咳嗽了一声。这是许可进屋的信号。大个子轻轻推开房门走了进去，随手把门关住了。

屋子里很暗，大个子站在客厅里。他没有进里屋，他要见的人就在里屋。仅一门之隔，而屋里的人没有让他进去，他只能站在客厅里。

屋里的人低低地问：“梁天晃，我让你来，只对你说三件事。”这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她的声音里有些干涩的东西，似乎有什么堵在这女人的嗓子里。

名叫梁天晃的大个子忙道：“在下听着。”

女人涩涩的声音道：“第一件事，韦率先已经来到了陷空岛，你知道吗？”

“在下知道了。”

“这个韦率先如何能从大牢里逃出来？这事情十分可疑。现在张恨也没有下落。这件事也让人疑心。但是有一点我们清楚，即这次‘屠羊’行动失败，一定是出了内奸。所以，我们对韦率先一定要严加考察。”

“在下记住了。现在涿州城里还没有消息，如果有了消息，我们就可确定韦率先逃出的真相了。”

“真相要靠自己的眼睛去看，不能只听别人讲。”

“在下明白。”

“第二件事，我们钓的大鱼现在还没有动静。我想他们会不会伪装而来。你尽快安排与他们见面的人，切不可露出马脚。记住，鱼儿上钩之前，水面上是不能有动静的。”

“在下记住了。”



“三，棋仙棋圣对决之战，岛上会一片混乱，你还要制造混乱。我们找的替身今天上岛了，我已经知道了。如果他们上岛，万不可在棋士们面前暴露身份。”

“在下明白。”

女子不再说话，屋里的空气有些沉闷。梁天晃小心翼翼地站着，他不敢问，也不敢动。人与人之间，有时就是这样。如果都站着，当然是一般高低。如果你跪着，对方站着，你自然就低下去许多。现在梁天晃站着，但是他心里是跪着的。

“还有一件事，柳家庄和徐家庄准备开战，你不要插手过深，免得别人看出什么破绽。”

“知道了。”

“好了，你去吧。”

梁天晃站着没有动。

“怎么？你还有话说吗？”

“在下还想问一个事情。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人们总爱这样说话。你不说出来，我怎么知道你当不当说呢？”

“我怕您怪罪。”

“那就不要说了。你说不好，我的确要怪罪的。我是不喜欢人说错话的。”

“我还是想说。”

“你说吧。”女人声音涩涩地说。

梁天晃心头一凛，他忙道：“在下不想说了。”

“如果不想说，就不要说了。你去吧。”

梁天晃掉头退出门去了。

## 6

卢方和韩彰已经在徐家庄住了几日。徐庆果然是一个豪爽之人，在自己家里腾出两间上房，又让两个庄客留在卢方和韩彰身边伺候。卢方和韩彰都说来陷空岛是来观摩智思水和乐笑山这绝世一战的。其实这二人话中便是有破绽，乐笑山和智思水这一战，距离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二人早早来此住下，便是另外有事。而徐庆也

不深问,每天只让庄客好酒好饭相待,而卢方和韩彰便在陷空岛上闲逛。

近几日,岛上渐渐热闹起来,几十个棋士已经先后上岛了。这些人都是全国知名的棋手,他们住进了吴家庄,这是官府的旨意。吴家庄是这次对决的指定赛场。吴家庄要招待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棋士们。百十名够不上档次的棋手们也陆续上岛了,他们当然没有知名棋手的待遇,纷纷住进各自提前预订的房子。于是,陷空岛上常常见到一些棋士们在湖边对弈。他们期盼着乐笑山和智思水的到来。他们大都期盼着一睹这两位惊世大师的风采。至于两位大师之间的胜负,他们倒是不会在意的。

写到这里,谈歌一笑,由此看追星族自古就有了。

只是,仍然没有乐笑山和智思水的消息。他们仍然没有上岛来。

这几天,却是有着让人胆寒的消息,像一只只不祥的黑乌鸦,不断飞进陷空岛。先是说乐笑山在江湖犯了命案,正在被追捕。这便是一个天塌般的消息,若是乐笑山不能到场,那么便是认输了,赌智思水赢的人便会通吃了。而赌乐笑山赢的人便会倾家荡产。于是,京城一干赌智思水赢的人莫名其妙地被人接连暗杀。显然,这都是赌乐笑山赢的人雇佣杀手所为。自古赌出贼凶,从来不虚。刚刚过了两天,江湖上却又传出更正的消息,说乐笑山并没有犯下命案,犯下命案的是智思水。现在智思水正在被官府追缉。于是乎,赌智思水赢的人也大都被暗杀。于是,最近几日,举国上下,凡是参加了这一局棋赌注的人,大都被暗杀。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传言,说现在江湖上已经有许多杀手被人收买,一定要取了智思水和乐笑山的性命。因为,如果不阻止这一场比赛,一定会有许多商家破产。相反,一定会有许多人在此赛后,一夜之间暴富。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停止这场比赛,停止比赛的最好办法,就是取了智思水和乐笑山的性命。

一场令人赏心悦目的绝世比赛,还没有开场,竟然已经有了浓浓的凶杀的味道。这或许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这一个个坏透了的,似乎让韩彰和卢方心神不宁了。他们不再闲逛,而是终日坐在屋子里,徐家的仆人不断把酒菜端入他们的房中。他们各自的房中,灯火有时彻夜不息,看起来他们的睡眠也不